

「我比你更像 臺灣人！」

文 | 許珮旻 臺灣文學外譯計畫專員

圖 | 文學台灣基金會

譯者駐村計畫工作團隊必須與兩位學者近距離互動，而一言一行都自然散發強烈臺灣味的譯家，讓執事人員經歷了一場豐富而深刻的人性饗宴，這一趟文學行旅充滿異文化的驚艷。

作為外譯計畫的一員，非常榮幸能在譯者駐村計畫裡擔任協助的角色，得以親炙兩位譯者平實而多彩的種種形象。也藉此文表達珍愛與感謝。

走跳的臺灣文學史

「逐家好，我是下村作次郎。今仔日真歡喜來到臺灣文學館……之後我用中文講。」上臺前利用羅馬字惡補的臺語自我介紹，雖不盡流利，卻情感真摯，下村老師這一段開場白贏得滿堂喝采。

臺南的座談會上，下村作次郎在投影幕上呈現一張張與臺灣文學界老前輩們的合影，細數與臺灣文學及原住民文學的相遇相知。其所遇的人事物，不僅存在他的「現場主義」，存在他的過去，更存在於臺灣文學重要的一頁。倘若臺灣文學能於國際間發揚光大，日本這條線應該可以用「下村作次郎」做楔子。

下村作次郎，就是一部走跳的臺灣文學史。

筆者的眼中下村作次郎，和認知上的日本人真無全款：缺了一點日本人的矜持、多了很多臺灣人的熱情；不受制於尊卑關係，能和任何臺灣人迅速且自然地互動。即便是如筆者一般的小角色，也不會有往來的壓力。要不然，下村老師也不會緊抓住指著臺灣海峽介紹「這是太平洋」的這點，往死裡狠誇：「喔！太平洋いいね（真好啊）。」，「太平洋啊、きれいいね（真漂亮啊）。」還在滿是人群的車廂裡多次高喊，「太平洋、萬歲！」

與這位臺文外譯的前輩同行，非常有趣。而在臺灣文學的旅程上，更是。

「媽媽，不要擔心，我是臺灣人。」

駐村期間只有短短一個月不到，行程相當緊湊。外譯中心的同仁們希望儘可能協助下村老師安排車趟、確定時間，但這不堪其擾的再三確認終於讓下村老師對著小他三四十歲的查某囡仔說出：「你是媽媽嗎？」

太震驚了。



2019譯者駐村下村作次郎、蔣永學的一日之旅：2月28日接受詩人鄭炯明的邀請，暢遊高雄的打狗英國領事館園區(左上)、旗津輪渡(右上)、中央公園葉石濤塑像(左下)、鐘理和紀念館(右下)。

原以為碰觸到下村老師逆鱗，隨即聽聞下村老師充滿自信地表示：「媽媽，不要擔心，我是臺灣人。」兼之不改頑皮地對緊盯行程的大家說，「我有好多媽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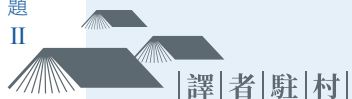
戲稱大家「媽媽」的下村老師，雖然不能接受臺灣紊亂的交通，對於各式交通工具卻得心應手。進出臺灣如家門的他，據說來臺灣超過百次。而這紀錄，自然也被下村老師拿來跟蔣永學老師現實。喜歡暗自較勁對臺灣的愛的兩位譯者，在各方面總喜歡互相調侃。考慮到下村老師上了 70 歲的年紀還能保有這般玩心，肯定與他能夠長年探索臺灣文學這塊沃野與原野、能夠常保如此的精神、活力與熱情，脫不了干係。

總覺得，開心地自稱是臺灣人的下村老師，非常帥氣。

對臺灣有愛，對臺灣文學有向望

堅持「現場主義」的下村老師，四十年來走踏臺灣的山海田野，對臺灣每個地方都有故事可說。談起哪則故事在哪裡發生甚麼事，談起他到那裏看見甚麼，沿途娓娓道來許多故事。車過鄉間，下村老師突然問起現在臺灣還有沒有牛，「呂赫若寫〈牛車〉啊！」

反射地回應沒錯，同行自然討論起：「說到牛車，還有寫〈嫁妝一牛車〉那位是



|譯|者|駐|村|

……？」、「是王禎和。」只是稀鬆平常的對話，卻讓下村老師靜默了一會，語重心長地道：「很難得呢。我之前教的學生聽到呂赫若都沒甚麼反應。」

雄雄感覺歹勢！於臺灣文學必備的常識，竟引得下村老師如此欣慰。一方面深知自己知識的貧乏，卻也意識到臺灣文學在臺灣，畢竟還是小眾。也才有像我這般的無禮之徒，曾以為下村作次郎只是活在書中的人物。

下村老師對臺灣的愛，是不輸給任何臺灣人的。

「我比你更像臺灣人！」

說起對臺灣的愛，另一位譯者蔣永學也不遑多讓。

有別於下村老師會嚴正抗議，聲明自己是臺灣人，蔣永學則是直接對不諳臺灣地理的筆者頻頻搖頭，大嘆：「我比你更像臺灣人！」問及如何評價臺灣目前的政治情勢，蔣永學對於臺灣人普遍缺乏危機意識深感憂心，他生動地說明：「以前戒嚴時代都說要抓共匪，那時候根本沒有共匪，現在共匪到處都是啊！」

對臺灣的認識與關懷，蔣永學無疑是燃燒自己的青春熱愛著這個國家。但是，畢竟作為一個不喝酒不喝咖啡的另類德國人，在臺灣總會遇到一些苦惱的難題。例如大部份的臺灣人會問他喜歡吃甚麼臺灣小吃，蔣會瞪大雙眼，清楚地表示：「我、敢、吃。」再譬如在車上與我們大談髒話的下村老師笑得開懷，反觀蔣老師卻漲紅一張臉、並試圖拿窗簾把臉遮起來。他說因為知道意思，才更顯不好意思，還有、「你們是女生啊！」

蔣永學總說書很多沒地方放（專訪裡提到書都放冰箱裡了），加上不敢把握老來的身體狀況，因此要趁年輕時多翻譯，多創作，多跑幾趟臺灣（然後再多買些書）。送行那天，筆者建議，如果老了走不動了，就在德國開一家臺灣文學的二手書店，對每個來店的客人介紹臺灣文學，對外櫥窗就放《戒嚴》，讓所有人都知道編者親自鎮店。

蔣自信地說，「不，最醒目的地方要放我的臺灣文學史。」

臺灣幸而能得這些愛臺成痴的好朋友們

希望下村老師來臺灣不要總為了工作，偶爾能帶自己的家人來臺灣旅遊，沿路介紹臺灣的人文歷史給孩子們，享受讓孩子們讚嘆「老爸、好厲害啊！」的優閒時光，肯定是相當美好的風景。而如果真有開二手書店的一天，筆者也期待蔣老師如何編排書架上的書目。在此之前，先預祝蔣永學順利出版首部以西方語言寫成的臺灣文學史！✎